孟子篇敘

序

士大夫談漢儒之經學者莫盛於今日孟子在漢藝文志僅列儒家儕於諸子爲東京諸大儒參究所不及趙邠卿始作孟子章指又爲作正義者割截不完幸全書別出單行嘗取而讀之因及其末篇敘竊意七篇之分不過以卷帙煩重釐而析之揭篇首字爲標目如詩雅頌中某什某什云爾趙氏當建安時去周秦不遠今觀章指所列其於周室爵祿之班與戴記周官歧出最關典章故實之大又於齊梁游轍宣湣伐燕亞聖出處行藏之鉅及戰國兵交禍亂之跡皆宜有淵源誦述顧隨文無所發明獨于七篇標題之次巧爲穿鑿則無論其書爲孟子自作

與出門弟子追述吾固有以斷其必不然已孟子旣爲一家言如後世著書者然其前後次序宜必有條貫比附不僅如論語隨時紀錄無所統繫宋世尊爲四子書義疏迭興由宋元迄今日專從事其學者已不下數十百家然卒取便詮解或攷證故事供兔園冊子之用未有舉全書而統彙之者也同年姜子儒山積十數年研窮之力著孟子篇敘一書其取資也博其用心也微述舊闡發新得寔搜默討劈理分肌襲趙氏之名而洗其陋一似畱此篇敘兩言直俟數千百年後始一昌明之者君之功于趙氏不淺而所闡發于此書者亦不少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是書者於以想見當日

濟時行道之本懷與平生往來游處之大凡并及予守先待後
大義微言之所寄區區一二象數名物之稽攷特其淺焉者爰
不足爲作者重君且以予言爲何如也嘉慶七年六月年姻弟
李保泰拜序

四子書自漢迄明疏解者不下數十百家而漢趙氏岐專以孟子章句行世顧嵩註孟子者亦非一種宋張南軒則有孟子解七卷侍講尹焞則有孟子解十四卷俞允文則有尊孟辨五卷尚書王應麟則有孟子考異一卷明郝敬又有孟子說解十四卷隨文詳說十二卷皆逐章逐句參考異同條分縷析而朱子集註或問又標章旨節旨提綱挈領巨細畢該此書已無餘蘊矣余嘗止大梁瞻仰孟子游梁祠未嘗不慨想當時由梁而齊而鄒而滕而魯其七篇中必有按部就班融會而貫通者茲讀同年姜子孺山篇敘一書而恍然更開一生面矣姜子嗜古力

學無書不讀著作盈笥而篇敘一冊尤其所心得者沉潛玩味蓋亦有年發前人未發之奇闡先儒未闡之秘雖創論實確論也何則就四子書而言之學庸經宋儒論定首尾貫串層次自明魯論係門人隨時記載故倫次未甚分曉至孟子乃出自手定編輯成書史記不云乎孟子歷游齊梁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明徵也今姜子既詳著其篇第次類既非如趙氏之僅以篇目聯綴而又按切時勢旁引曲證參覿而折衷之以此嘉惠藝林開示後學俾得於尋常詮釋中另闢一徑厥功豈淺鮮哉余故樂得而首之旨

嘉慶六年歲次重光作噩仲秋月既望沈步垣拜撰

序

太史公稱孟子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漢藝文志依七略稱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稱孟子中外十一篇中猶漢儒林傳言中文中古文葢秘閣藏本卽今趙氏章句本其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則當時學官本民閒行本而趙氏不爲之章句者也章句每篇分上下凡十四卷序全書之首曰題辭系每章之末曰章指系全書之末曰篇敘篇敘者敘每篇第一章相次之義頗近穿鑿不若題辭之醇乎醇而每卷首又各有篇敘其題辭明嘉靖監本徑佚去賴常熟毛氏刊汲古閣本取以傳又錢氏曾讀書記謂篇敘世罕得見藏書家宜廣其傳

錢氏多善本而猶佚去篇敘若章指與每卷首之篇敘爲宋孫氏割入正義淆混不眞賴曲阜孔氏繼涵於乾隆閒得眞定梁氏影寫宋槧本舉盡心後章指之祗存梓匠輪輿章者悉補其闕刊而行之郎每卷首之篇敘不可復辨而章句全書亦以復還故璧矣離合顯晦之故聖賢心迹存焉非偶然也雖然複杜述聞豈無違闕談理猶易徵事實難予嘗序海寧周氏廣業孟子四考其時地出處考較之逸文與本古注三考尤極典要爲孟子功臣頃姜子孺山出所撰孟子篇敘相示敘序本通然與易序卦之旨異益敘其章之所以連與篇雖分而章可合者敘七篇中所見之人還之國敘國之人與事與地以還孟子之生

卒年歲出處先後名因其舊知獲其新凡史記古史通鑑之牴
牾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視周氏所考時地出處事詳語簡猶
然粲然各系之每章之下尤便循覽其他考文辨義舉正名物
制度之繁猶其易為者也梓工既蕆以發凡語意未盡爰述趙
氏之書不名註名章句而姜子之篇敘與趙氏不同庶讀者有
以考業云嘉慶五年嘉平月十七日南滙吳省欽沖之甫

孟子篇敘凡例

一孟子七篇自趙氏章句後專行朱子集註惟漢唐人解經只逐字逐句解朱子乃逐節逐章解而未嘗合通部章數連屬而貫串之故二千年來未有於孟子言其篇章之次第者然此書是孟子手編則先後位置必非漫然固當尋其按部就班自然秩序之處茲故不揣隅見用測亞聖編纂成書之條理焉

一篇敘二字固本趙氏第趙氏將七篇聯貫一如皇氏論語義疏但以二十篇篇目為說未免牽強若茲之亦名篇敘者則以七篇分敘而每一篇中又各有敘而亦非如郝

氏論語詳解將四百八十一章一一貫之爲妄揣孔子門人隨得隨論之書也

一敘孟子從上孟敘起盡梁惠王篇記歷說梁齊鄒滕魯事是將諸君編次並不紊錯公孫丑篇重敘在齊事滕文公篇重敘在滕及梁宋事則又分國限斷絕不陵雜其以力假仁五章不言齊而可決其爲齊者則以全篇皆言齊爲斷且與牽牛章相發其陳代四章不言梁而可決其爲梁者則以周霄言晉國與惠王合且正是惠襄時人自當是孟子遊梁時問答而因可見景春章及陳代彭更章之斷屬類記也

一下孟每篇各自著論俱聯絡貫串離婁篇章次似極散碎然以行仁政兼責君臣而歸本修身直推到君子深造君子存之可見亞聖垂訓固兼事功學術一以貫之非可各章艮裂也其中具有綱領支節而或整齊或錯綜且有附見穿插處然其大旨要自一線貫通萬章篇全是論古雖似每章分載而亦以類相次告子篇言性善逐章銜接其下篇皆以闡發性善之旨至敘入居鄒則以見著論之固在居鄒時爾至盡心篇則零文碎語隨手撰記是又冊尾雜敘體裁此爲七篇之大概科段云

一梁惠王之年從竹書而孟子之見在惠改元十五六年

齊宣王之年從大事記而孟子之見在宣二十四年此俱在愼靚王時至後之之宋薛滕魯在赧王時而居鄒時之之任之齊亦在赧王時則湣王時又嘗之齊與宣王時之齊爲兩事而要非如占史兩適齊之說此俱得於本書聯敘處參之

一書中人物趙氏註孟子弟子十四人學于孟子四人而不詳事實蓋無可考也彼以孟仲子爲受業子思高子爲師事子夏揆之年次俱不合至孟季子則南宋以前無孟字故孫疏謂卽季任自後誤加則書中一大舛錯也若其他趙註之僅訓爲齊臣宋臣及人名云云者當亦以無可

考鈌之至於幸存約畧可以參考者如公孫衍張儀之相梁惠王孟賁烏獲之歸秦武王周霄欲罪犀首宋牼曾居稷下淳于髡與孟子同游梁齊則决非滑稽傳中人白圭非値魏文侯匡章登事齊威王誠詳考書中所載諸人之始末而孟子之閱歴可見

一戰國獻掫年間事蹟載在國策史記者如二周分治六國稱王五國擊秦梁入河西薛封靖郭齊之伐燕宋之滅滕秦楚搆兵等事亙皆即其年次以推論孟子之世而三代以前之事蹟凡經前人推勘者亦爲摭入

一每章章指有難拘舊說者如陳代章誤以枉道屬見字

講遂泥定孟子不見諸侯而因以篇首見梁王爲不可解不知此章實是見梁王後不肯枉道耳並非斤斤不見也知此解而千古癥結一旦釋然又如雪宫章以賢者屬孟子爲卿章以齊卿屬王驩等類亦或一字未澈遂覺全體難融此俱當按文索義以求其說之是者至全書內分章隸篇凡章之先後疊見者要當各有義類非同繁複今亦各尋其旨趣之所在

一集註多本舊說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及壓子嫡母孔子操南面之權云云頗多沿誤我

國家表章經學嘉惠藝林煌煌

御案有刊正朱註之失者竊敬謹纂入以定經宗

一從來解經流弊每欲自申已說遂至移易篇第變亂章次此則經之薄蝕所不敢傚惟是編纂固有指歸而揣測豈能脗合蓋溝猶瞀生非敢謂千慮之一得也則姑引其說而非執其辭用待天下後世之有以教正焉

孟子年表

華亭姜兆翀孺山

四書考異謂明史鶚撰有孟子年表而嘉靖壬子鼎山所刻三遷志則未之載豈別見耶志謂吃緊者在宗系相傳之一脈而於孟子事蹟則頗簡畧殊少辨証竊以孟子一生出處証之本經可見梗概至於年齒即據其家相傳志譜而由其卒歲上溯生年亦可得約畧焉因次爲年表所列梁齊鄒宋薛滕任魯以篇中先後爲定若燕秦楚韓趙雖非游轍所至而事有相涉者因並次焉

梁 齊 鄒 宋薛 滕任 魯 燕 秦 楚 韓 趙

孟子年表

烈王四年己酉	孟子生	五庚戌	六辛亥	七壬子王崩立弟扁是
武侯擊十五年		十六	魏惠侯罃元年	二趙敗我涿澤
威公因齊七年		八淳于髡之趙請救	九	十
辟兵三年		四	五	宋剔成元年
共公五年		六	七	八
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獻公十三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肅王九年		十	十一	楚宣王良夫元年
哀侯五年自烈王元年滅鄭都之		六	韓懿侯元年	二
成侯三年		四	五	六

爲顯王

顯王											
元年癸丑	三齊伐我觀	十一		二		九	五	十七	二	三	七
二甲寅	四	十二		三		十	六	十八	三	四	八
三乙卯	五爲秦敗洛陽	十三		四		十一	七	十九	四	五	九
四丙辰	六徙都大梁	十四		五		十二	八	二十	五	六	十
五丁巳	七	十五		六		十三	九	二十一	六	七	十一
六戊午	八	十六		七		十四	十	二十二	七	八	十二

孟子

十歲

七 己未	八 庚申	九 辛酉	十 壬戌	十一 癸亥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鄭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一	燕文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二	秦孝公元年	二 天子致胙	三 用商鞅變法令	四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韓昭侯元年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二 甲子	十三 乙丑	十四 丙寅	十五 丁卯
	十四	十五 魯衛宋鄭來朝觴於范臺	十六 與齊會田於郊問齊有寶	十七 楚取
以鼓琴見	二十二 封鄒忌爲侯	二十三 與趙會平陸	二十四 齊以檀子盼子爲寶對梁	二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	二十一 朝魏有舉觴事	二十二	康公元年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與魏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年	二	三 朝魏都鄭故亦稱鄭	四	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六戊辰 孟子二十歲	十七己巳	十八庚午
我雎浹秦取我少梁	十八齊敗我桂陵	十九秦商鞅圍我安邑降之	二十商鞅圍我固陽
	二十六孫臏田忌破魏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戰元里斬首七千	九	十	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八
	二十二魏圍我邯鄲求救於齊	二十三拔邯鄲	二十四

年										
十九 辛未	二十一	二十九		二十		五	十二	十二 徙都咸陽	二十	九	二十五
二十 壬申	二十二	三十		二十一		六	十三	十三 開阡陌	二十一	十	肅侯元年
二十一 癸酉	二十三	三十一		二十二		七	十四	十四	二十二	十一	二
二十二 甲戌	二十四	三十二		二十三		八	十五	十五	二十三	十二	三
二十三 乙亥	二十五	三十三		二十四		九	十六	十六	二十四	十三	四
二十四 丙子	二十六	三十四		二十五		景公元年	十七	十七	二十五	十四	五
二十五 丁丑	二十七	三十五		二十六		二	十八	十八	二十六	十五	六
二十六 戊寅	二十八	三十六		二十七		三	十九 天子致胙	十九	二十七	十六	七
孟子											

三十 歲	二十七 己卯	二十八 庚辰	二十九 辛巳
	二十九	三十 伐韓為齊敗馬陵虜太子申	三十一 秦商鞅詐襲我軍虜公子卬乃獻河
	齊宣辟疆元年	二 召復田忌與孫臏擊魏破之	三 與趙會伐魏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六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封商鞅大良造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七	十八 魏伐我求救於齊	十九
	八	九	十 伐魏

三十 壬午	三十二	四		三十一		七	二十三	二十三	威王元年	二十	十一
三十一 癸未	三十三	五		三十二		八	三十四	二十四	二	二十一	十二
三十二 甲申	三十四	六		三十三		九	二十五	惠文元年車裂商君	三	二十二	十三
三十三 乙酉	三十五 史記是年書孟子來誤	七		三十四		十	二十六	二 蘇秦來說橫不用	四	二十三	十四
三十四 丙戌	三十六 惠與齊宣會徐州稱	八		三十五		十一	二十七	三	五	二十四	十五

王改元 惠王後元元年

三十五 丁亥

九 宣王雖不改元當亦自此稱王

三十六 戊子

二 蘇秦來說從 秦敗我雕陰

蘇秦來說從

孟子四十歲

三十七 己丑

三 因秦公孫

廿一 伐趙 又伐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十八 蘇秦來說從

三十九

燕易王元年

四 天子致文武胙

五 以犀首爲大良造

六 使犀首欺

六

七 蘇秦來說從

八

二十五 蘇秦來說從

二十六

宣惠元年

十六 蘇秦說趙稱魏之河西上郡則地未入秦 十七 蘇秦定約合縱投書於秦 十八 蘇秦去趙入秦

	三十八 庚寅	三十九 辛卯	四十 壬辰	四十一
衍與齊伐趙	四	五 入河西於秦	六 秦取我汾陰皮氏	七
燕取十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偃弑兄剔成自立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蘇秦至齊証十城歸燕	二	三	四	五
齊魏共伐趙	七	八 圍魏焦曲沃	九	十
	九	十 王召莊周在此十年內	十一	懷王
	二	三	四	五
大燕約解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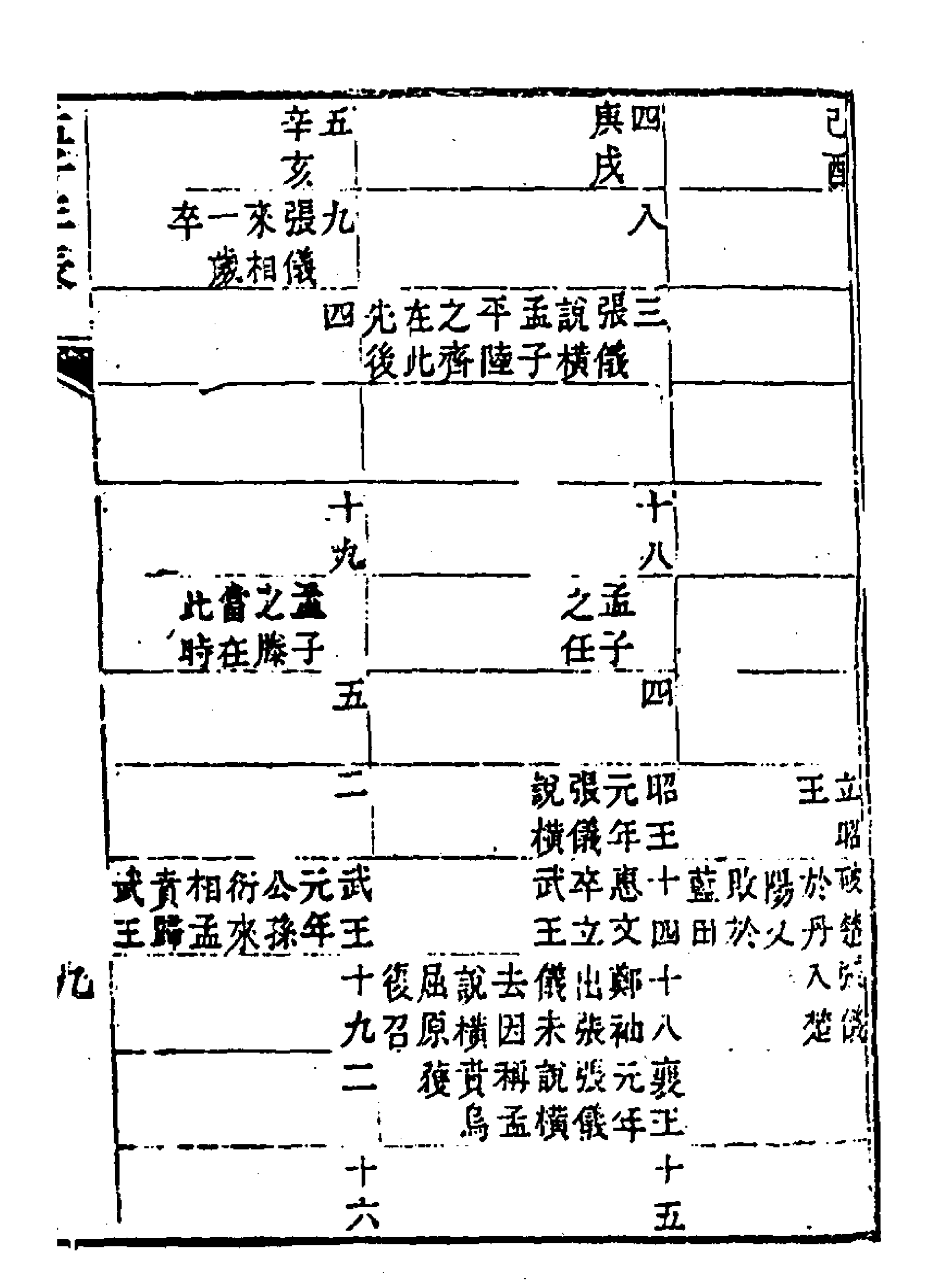
癸巳	四十二 甲午	四十三 乙未	四十四 丙申	四十五 丁酉
相儀說盡入上郡於秦	八	九	十	十一
	廿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史記以爲齊宣卒誤
君偃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八	九
滅蜀使張儀伐魏蒲陽儀相秦	十一	十二	十三 儀以惠文稱王改元	元年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三	二十四	武靈元年	二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戊戌 孟子五十歲	己亥	庚子
十二 張儀來相楚昭陽敗我襄陵	十三 公孫衍以計去張儀因相魏	十四 孟子
二十 齊以蘇秦爲客卿	二十一	二十二 蘇秦
六 齊封田嬰於薛竹書在二十一年年表在二十二年	七	八 薛田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 稱王蘇秦亡奔齊	十一	十二
二 以魏不事秦取魏曲沃平周	三	四
六 滅越	七	八
十 稱王	十一	十二
三 稱沼不王然後亦稱王	四	五

王崩子定立是爲慎靚王慎靚王元年辛丑	二壬寅	三癸卯
之梁或十五年 十五	十六惠王卒立襄王孟子見襄王	襄王元年公孫
死於齊 二十三	二十四孟子內梁之晉時齊于鄒行貨至	二十五五國不敎
九 嬰築城	十	十一偃稱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噲元年	二	三擊秦不勝
五	六	七義渠求救
九	十	十一擊秦不勝
十三	十四	十五擊秦不勝
六	七	八擊秦不勝

	四 甲辰	五 乙巳	六 丙午
衍佩五國印擊秦不勝	二 張儀陰令秦敗梁因記事秦	三 周齊欲罪犀首	四
齊然特後不敗耳	二十六 與宋敗趙魏於觀澤	二十七	二十八 伐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九	三十 孟子楚魯當在此時先後	三十二
	四	五 讓國於相子之	六
	八 張儀歸相秦	九 伐蜀滅之	十
此楚為將長而魏始之	十二	十三	十四 怒疏
	十六 蔡敗我申差斬首八萬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

王崩子延之立是爲赧王赧王元年丁未		二戊申孟子六十歲	三
	五背秦復縱	六復事秦	七
滕之臨子之	二十九燕畔孟子去齊	閔王元年	二
	孟子歸鄒見穆公		
	十五	十六孟子之宋遇宋經滕世子來見之薛	十七
	平公元年	二	三
	七是年立公子職	公子職元年	二
	十一侵義渠	十二秦楚搆兵指此	十三
屈原	十五謀伐齊	十六張儀相楚以商於誑	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十二欲存燕與楚魏謀伐齊	十三	十四



己酉	四 庚戌	五 辛亥
	八	九 張儀來相一歲卒
	三 張儀說橫孟子平陸之齊在此先後四	
	十八 孟子之任	十九 孟子之滕會在此時
	四	五
立昭王	昭王元年張儀說橫	二
破楚於丹陽又敗於藍田	十四 惠文卒立武王	武王元年公孫衍來相孟賁歸武王
張儀入楚	十八 鄭袖出張儀未去因說橫屈原復召 十九	
	襄王元年張儀說橫稱孟賁烏獲	二
	十五	十六

孟子年表

六 壬子	七 癸丑	八 甲寅		九 乙卯	十 丙辰	十一 丁巳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置丞相	三	四 武王薨烏獲絕臏逐公孫衍		昭襄王元年	二	三
二十三 合齊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復合秦	二十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年									
十二戊午	十六	十一	二十六	十二	九	四	二十六	九	二十三
孟子七十歲									
十三己未	十七	十二	二十七	十三	十	五	二十七	十	二十四
十四庚申	十八	十三	二十八	十四	十一	六	二十八	十一	二十五
十五辛酉	十九	十四	二十九	十五	十二	七	二十九	十二	二十六
十六壬戌	二十	十五 孟嘗君入秦雞鳴出關	三十	十六	十三	八	三十 懷王入秦爲秦所留	十三	二十七
十七癸亥	二十一	十六	三十一	十七	十四	九	頃襄王元	十四	惠文王元

	十八 甲子	十九 乙丑	二十 丙寅	二十一 丁卯
	二十二	二十三 襄王卒	昭王元年	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八	十九 平公卒	潛公元年	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年	二 屈原投懷沙江	三 懷王死於秦	四	五
	十五	十六	蘦王元年	二
年封平原君武靈自號主父	二 楚懷王之趙趙勿納	三	四 主父餓死	五

二十二 戊辰 孟子八十歲	二十三 己巳	二十四 庚午	二十五 辛未	二十六 壬申 孟子卒
公孫衍割地講秦	四	五	六 入河東於秦	七至十九年卒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至二十六年為東帝三十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至四十三年為齊滅王死
三	四	五	六	七至二十三年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至二十八年伐齊入臨淄
十四 敗魏伊闕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至十九年為西帝五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至三十六年卒
三	四	五	六	七至二十三年卒
六	七	八	九	十至三十三年卒

年主走出曹

於溫

三十年卒

三年卒

卒

梁惠王全篇

孟子七篇趙岐有孟子篇敘言七篇所以相序次之意其言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尙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行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也政莫美於反古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有奉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性情故次以告子論性情也性情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云云林之奇孟子講義曰趙臺卿論序篇其說迂闊是固其不可泥者巳然竟謂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恐亦非是竊意孟子一書如史記列傳及趙氏題辭皆謂孟子自作朱子

亦謂觀七篇筆勢非補綴可就則一手撰述豈無首尾貫串之處特不當如趙氏所說耳蓋嘗謂七篇原各有宗旨而此篇是孟子遊歷諸國而與當時世主論議之辭也所以由梁而齊而鄒而滕而魯如惠王襄王宣王穆公文公諸君皆嘗廷說之而有所問答平公雖未面見豈以有欲見之意故亦附之歟其他若宋若薛則雖嘗至其國而賓未見其君所以不載於篇歟而孟子一生遊歷其先梁後齊而後歸鄒之宋之薛之滕之魯大概蹤跡亦証之本篇而可見焉七篇中惟離婁篇有與宣王論舊君萬章篇有與宣王論卿此二章則偶爲散見者耳以下六篇說見於後

孟子生卒　按　山堂肆考載有孟譜史鶚三遷志實本之譜載赧

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壽八十四歲孟譜固非正籍可據然所言卒年壽數合之七篇情事差協至其生年則謂以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但戰國時是貞定王而非定王如謂是定王時則尚在春秋年閒固太遠即謂是貞定王其年歲亦不符此當如王復禮四書補註謂孟子生烈王四年則至烈王七年爲四歲顯王四十八年爲五十二歲愼靚王六年爲五十八歲終赧王二十六年爲八十四歲似此可得孟子一生大概焉若鄭敬孟子題辭斷孟子生安王初年卒赧王元年又四書典故謂生安王十七年卒赧王二十六年壽九十七者俱非

孟子名唐人詩皆平聲讀其字從晉傅元所撰傅子謂鄒之

君子孟子與著七篇者可據若孔叢子云字子車註一作子居謂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翟灝四書考異謂甚穿鑿良是

梁惠王五章

此篇五章皆是與梁惠王言者據本書知孟子先至梁而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蓋集註之說本史記魏世家及年表後通鑑綱目並同 按 惠王三十五年後如史記則惠以三十六年卒立襄王立十六年卒立哀王如竹書則惠以三十六年改元稱王從一年至十六年卒乃立今王卽襄王也通鑑綱目俱從竹書朱子亦以爲惠成之年見於竹書明甚也今若以見爲在三十五年次年卽卒卽見襄王則按之當日時事及本書所載情節

俱不協若以爲見在三十五年閱十六年卒後乃見襄王則孟子不應久留在梁故顧寧人日知録謂見在改元末年及襄王立即行江愼修孟子考亦以惠王招賢爲在改元十六年也時孟子當五十二三歲故王以叟稱之至王則如史記所載文侯二十五年子罃生則終文侯三十八年爲十四歲閱武侯十六年爲三十歲加以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十六年爲八十二歲也惠王三十五年爲周顯王三十三年惠改元十五六年爲愼靚王元二年孟子稱梁惠爲王則見在改元稱王後可知若以爲三十五年則其時梁尚未王孟子必不稱之爲王也許白雲謂孟子至梁時魏爲侯其稱爲王者乃著書之時追改耳其說非是附戰國七國稱王次第攷楚春

秋時巳稱王顯王三十五年梁惠齊宣稱王梁惠與齊宣徐州相王者是稱王故改元史記誤作襄王耳顯王四十五年秦惠改元稱王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稱王時趙稱君不王而愼靚二年爲武靈十一年趙世家書王召公子職則亦稱王又愼靚三年宋亦稱王也

沼上章

此前後五章皆聯敘惠王事而此章重記見王者以儀禮準之則首章爲始見於君此章是燕見於君與　麋鹿註麋鹿之大者與說文麋鹿之屬耳解異方愨曰鹿陽類故夏至感陽氣而角解麋陰類故冬至感陰氣而角解張宓曰鹿山獸麋陰獸恭繹禮記內則鹿脯節

御案以爲孟子詁混而一之也　靈臺在豐史記文王都岐四十九年遷豐始作靈臺是也註謂臺下有囿囿中有沼攷三輔黄圖云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二百四十步或以黄圖所說臺囿沼異處似與註未協馮復京詩名物疏云文囿方七十里黄圖所說臺囿沼在長安相去里數不過十里即謂於囿中爲臺沼何不可乎　靈字解詩鄘風靈雨書多士靈承皆訓爲善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孔穎達疏民樂其有神靈之德趙氏孟子註亦謂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是皆以文德言非以不日成之爲主至朱子詩傳攷爲不終日又曰倏然而成如神靈之

所爲乃以靈字屬不日解矣而鄭箋解不日成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趙註亦云不與期日如此方與勿亟意洽明張爔以古註爲不可易則不日句要非靈字義

寡人章

統前後章看孟子於梁王頗有指斥語氣此章與第五章兩言王字然要屬泛言非竟以責望梁王也葢其時梁王已老孟子亦不仕故覶與齊宣王言者有別　梁本有河西地北至上郡而王不言者則以改元末年已喪於秦也故王此時但言河內河東史記正義曰古帝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

冀州故言河內蓋太河以北總謂之河內也至惠王所言河東河內則趙氏謂魏舊在河東至河內（河東平陽府境魏舊都安邑今析解州河內自蒲州以東至懷衛也懷今懷慶府衛今衛輝府）自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是已去河東矣而地尚隸梁至襄王子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四百里而後失河東又安釐王二年割溫和秦（溫今懷慶府溫縣）四年割南陽和秦（南陽今懷慶府修武縣）九年秦拔我懷昰滑王二年秦伐我朝歌（今衛輝府）三年秦拔我汲（今衛輝淇縣）則河內亦至是乃失也又梁有河外蘇秦於惠後二年說梁稱梁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是巳（卷衍二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原武縣酸棗在今開封府西北延津縣）則延津正與衛淇南北相對者惟蘇秦何以不言河東河內然云西有長城之界則魏本築長城以界秦

自鄭濱洛北至固陽鄭今華州固陽今榆林府知初改元時地未入秦故從河西說來自包得河東河內也　五畝之宅集註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　按穀梁曰井田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蔥韭皆取焉鄭康成曰周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班固曰在邑曰廛在野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趙岐曰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則城邑之居亦二畝半此集註所本季氏本曰公田爲廬舍之說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宅不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只存八十畝則制祿又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豈先生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

亦有不便蓋就田斯可以治農桑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遷徙爲煩况遠郊之地豈能遠棄田疇徙居國中哉且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是各就田中小苫茅舍以爲休息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也蓋農民之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通饁餉豈宜遠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宅迥别云云禮記王制量地制邑節

御案以邑卽今之村落孟子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因斥穀梁康成及班趙各二畝半之非而有取季氏說此可以定折衷矣

謹庠序之教此只是鄉學蓋家有塾者小學而庠序則鄉學中之大學也李清植淅畯存愚云古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

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則立校通一國則立之學孟子告滕文公者此備制也此跟上田宅來只言始學謂田閒子弟未有不遊之庠者在庠之後再進之序以後再講入校升學耳據此則牽扯上庠下庠東序西序者非是至教之法則周官之六德六行六藝固是其目而要以孝弟爲本故曰申之以孝弟之義

晉國章

此章日知録謂觀王自言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改元後之年而孟子見王在改元後末年故王述西喪南辱等事

按朱註數獻地及昭陽戰敗事固皆以改元後事屬之矣蓋東

敗於齊是惠王三十年事緣魏伐趙志吞邯鄲趙告急於齊齊擊魏救趙因有馬陵之敗此在未改元前至西喪地則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後元五年入所獻河西地於秦（正義曰自華州至同州地）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此同州以北正義謂自丹鄜綏延北至固陽也）故註云數獻也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以見王爲在三十五年謂喪地七百指三十一年事而非後元五年事因駁朱註數獻非是然胡三省通鑑註於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時未註地名於後五年入河西地下註魏前已獻地以和今乃入其地也則所獻所入本一地必旣入乃言喪地而三十五年時猶未喪也且必及上郡故有七百然則數獻非誤註固從改元後言之耳南辱句註

引昭陽事則亦以改元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言之矣惟史記作八邑而此作七邑則朱子别據古本也四書類典引楚使景舍取魏睢濊之閒以當南辱於楚然此惠王十七年事不容轉次在秦後蓋亦以見爲在三十五年故不取昭陽事耳　稅斂解　按稅斂原是統稱周禮天官司書之凡稅斂秋官掌交之九稅則槪指九賦九功言而不專農民也至地官旅師用稼春頒而秋斂之則又以既放而收爲斂也此處對下耕耨講專指農民則當以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及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爲準蓋稅者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至斂法則天時有旱澇地利有高卑收獲有豐歉而

必隨時制宜也此稅斂的解　耕耨句杜佑通典載秦地廣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宋存標國策本論謂魏技擊之卒能負三屬之甲而趨數十里之地然只知疾戰而不知勸農故民恒流而入於秦秦之所用以耕者皆魏之民也若復割地則秦將用魏民耕魏地以與魏戰云云知此則孟子耕耨之說固深爲魏謀也　撻秦楚按　游梁在惠後元十五六年則秦是惠文後元之七八年楚是懷王九十年也

襄王章

註載見惠王之年而未載見襄王之年攷通鑑於愼靚二年編

入孟子見襄王節此以見爲在襄王初立時也可補集註所未備至襄王元年是愼靚王三年非顯王三十五年攷史記所謂哀王者時當五國擊秦故孟子有不嗜殺人之對云　襄王立二十三年以赧王十九年乙丑卒何異孫十一經問難云孟子作書不但在惠王沒後敢在襄王沒後故稱惠稱襄 按此可解晁氏所見之君不應皆前死之說又孟子以赧王二十六年而卒亦即此可徵也　又晉太康中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冢冢中得竹簡數十車如大易繫辭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又今傳有汲冢周書則襄王殆亦愛素好古之主哉

齊宣王章

孟子見齊宣王綱目於愼靚王二年載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書法以爲譏在嗣君是襄王初立卽行而至齊當宣王二十四年也此可見孟子先梁後齊若史記孟子列傳以爲先齊後梁則卽據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府爲齊宣七年孟子曷嘗先至齊哉而亦不得如閻氏考謂以齊宣八年遊齊也又孟子至齊當亦因齊王卑禮厚幣以招之耳徐幹中論謂宣王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此可爲宣王招之之証至齊宣始末如史記年表則立在顯王二十七年己卯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通鑑甲子會紀則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其在位十九年

則同通鑑之移下十年者固以就孟子論伐燕事也然特移其立之年云爾而徐州相王史記明屬宣王九年則是立在己卯非立在巳丑而要不以丁酉卒此當如呂成公大事記立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而增爲二十九年至閔王四十年則減爲三十年耳　方千里者九王制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孔氏以九州方三千里釋之然王制所謂千里而近蓋將規之以爲王畿之地王畿千里而實不止千里故以爲方三千里非謂天下僅三千里也至千里而遙則以王畿外遠服言之伏讀

御案謂四海之內斷長補短何止三千里方千里者九便是九千里孟子固言之矣遵此可見千里者九之實而王制非可泥至

蘇秦於顯王三十四年說齊稱齊地方二千里楚稱地方五千里魏稱地方千里韓稱地方千里燕稱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然亦當二三千里又范雎謂中山地方五百里墨子稱宋地方五百里外尚有二周魯衛鄒滕宋數依海內之地較九千里而倍之此豈出夸說抑所謂方者非眞方而孟子所言方是眞方耶 按夏商周地大要相方惟是時秦滅蜀 此秦惠王事當宣王十五年 楚滅越 此楚懷王事當宣王二十年 則戰國時海內固較周初漸斥大哉 此章言保民而王在於不忍因啟之以推恩而結到發政施仁句然但言其效而未舉其事王所爲有明以教我之說也下言恆產則是仁政之一非可該及仕者商賈行旅等項故恆產節承上

嘗云仁政固非一端而制產尤爲要務方見精劃

莊暴十章

此章合下九章皆是與宣王問答者而統數章觀之其中又有次第固是一片脈絡也此與下章皆言同民是申說保民之旨蓋保民則自同民始　管籥註管笙籥簫註笙十三管簫笙一十三管是笙籥固皆有管而樂器別刻管儀禮燕禮下管新宮鄭氏衆曰下管者吹管者在堂下又虞書下管鼗鼓周官饗禮下管象武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此爲天子諸侯之盛樂故鄉大夫以下但有笙入之節而無下管也是管爲重而此則尋常樂器而已至籥有二詩左手執籥是舞器鄭氏曰舞時與

羽並執故名羽籥而此則吹器故周官春官籥師掌教吹籥祭禮掌鼓羽籥是有兩用也

文囿章

此章問有來歷史記蘇秦以燕易王十年亡奔齊說以高宮室大苑囿以鳴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此以爲湣王宣王二十年今觀此章及雪宮章可見宣王侈大而爲蘇秦所中也至文囿七十里之說自當是蘇秦一輩人所誇說至傳想亦依托而孟子有所不必辨也蓋文王有囿則詩靈囿可據如黃圖所說臺沼囿相距約十里則囿固當大特必不如漢上林苑之跨長安鄠盩厔藍田咸寧五縣地耳囿在長安縣西而鄠縣東文王

邑豐今鄠縣地鄷宮在縣東五里豐國鄗又東三十五里是鄗邑當在豐詩白雲謂爲在岐不在豐者非

交鄰章

此章分兩截看上截只說交鄰所言保國是保守其國保天下是保全天下諸侯此未說到恐鄰下截言安天下之民是更將以言交鄰者安民也而於以推保民之分量焉　宣王二年救韓趙擊魏敗之馬陵八年與韓趙魏楚燕合從擯秦十一年與魏伐趙又伐燕取十城二十五年與梁襄及楚燕趙擊秦二十六年與宋攻魏觀澤則齊與大小俱敗交也固宜以交鄰問　文王事昆夷朱註詳見詩大雅而孫疏已謂趙註引昆夷駾矣是

太王非文王爲失此當以帝王世紀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朔丙子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方是事昆夷之實至文王後伐昆夷則詩小雅采薇章序說以文王之時北獫狁西昆夷文王奉王命伐之而作可証至太王事獯鬻卽在豳避狄事是北狄卽獫狁及遷岐又逼昆夷故詩云不殄昆夷之慍怒也此卽西戎至文王乃初事之而後伐之且并及北狄　徂莒詩本作徂旅而此作莒孫疏引春秋隱二年莒子盟於密謂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也而馮氏詩經名物疏謂莒子國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去密須甚遠（密須今陝西平涼府靈臺縣）孫氏疏非也則不得如日知錄所

載謂明應天鄉試王請大之合下節題有周天一文竟以莒爲莒人之莒也

雪宮章

此章樂民之樂卽從同民說來憂民之憂卽從安民說來其說到王卽是保民而王之旨至見孟子解四書釋地謂王在雪宮而延見孟子與府解館孟子於雪宮而王就見之之說異賢者句趙註謂王自多有此樂則仍屬人君亦猶惠王也至孫疏乃以賢者屬之孟子耳　按孟子此章前半是啓王以與民同樂後半引晏子言先王無流連之樂則直謂王之不當有此樂也無字與有字對則賢者句還就人君說爲得　雪宮元和郡縣志

引晏子春秋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則今晏子無此語恐志因孟子引晏子而訛耳未必雪宮之創自景公而沿至宣王也 按齊都今臨淄縣雪宮在城東北六里想王自國至雪宮必且供帳驛騷離宮荒燕故舉晏子師行糧食流連忘反等語以諷之

轉附朝儛有謂轉附乃太公之墓即武陵朝儛乃桓公之墓即穆陵者非是當如閻氏釋地謂二山在海之東盡頭處如成山名石山之類公欲登之以望海然後回轍西行南至瑯邪之說爲是則轉附朝儛在今登萊府界瑯邪則今諸城縣也 遊豫解孫疏謂遊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解已分晰而張平子東京賦云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以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

年之多稌薛註云秋行曰豫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也倪思寛讀書記謂此古人成說可補註疏之缺　景公悅晏子之言而幡然大戒興發舉觀轉附朝儛遵海放瑯邪之欲誠然中止矣此詩所以歌畜君也孟子伸之亦有畜止齊王言樂之意不在以行補助爲引証樂民之樂也　徵招角招張甄陶四書翼註謂以徵聲角聲起調蓋樂章之詩凡五聲之字皆可起調起調卽爲宮而餘字叶應之此曲律以起調一聲爲首尾其七聲則考其篇中上下之和而以七律參錯用之初無定位但所用止於本均而他宮不與之說是徵招之內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有宮商角徵羽而此更是大角大徵也然起調非卽

以樂章首一字爲定如關關雎鳩關字爲商音而關雎三章皆以無射淸黃起音畢曲而總謂之越調呦呦鹿鳴呦字爲角音而鹿鳴三章皆以黃鍾淸宮起音畢曲而總謂之正宮可証

明堂章

此章求大欲之王原有大開明堂之意故問重在勿毀而孟子乃以王政引之卽爲前各章言王處作結束且是發政施仁之要故仕耕關市皆與前相協　此明堂是在太山下者文獻志王炎謂覲禮之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者卽此章之明堂要之覲禮爲宮在國外蓋近郊之地非此方岳之下者又方明只一壇非有堂室牖戶則非明堂可見若

祀國之明堂則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已然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則五室九室十二室之說也考工記言五室大戴禮言九室十二堂鄭康成主五室蔡邕主九室後人各左右袒朱子明堂說謂堂有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月令爲說也而黃之雋唐堂集明堂攷謂五室言其大九室言其全蓋以正東爲木室卽靑陽太廟正南爲火室卽明堂太廟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卽總章太廟元堂太廟而中央爲土室卽太室是爲五室然正方四室之外又有四隅之四室并中央一室卽爲九室而四隅之四室又以四隅各一室爲兩位顧夢麟所謂四角方處有一斜線中狹外濶狀如个字故月令謂之个

也以右四个左四个合四正室則謂之十二室而室各直其堂則謂之十二堂也據此說則合五室九室十二室而一貫之矣至所謂廟與堂與室者則廟以事神堂以聽政室以安身也若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則楊氏復有云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乃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也然此要以在國之明堂言若方岳之明堂其制同否不可考　耕者九一句此但言九一並不言助須知周是徹法也滕文章之九一而助是孟子酌量古法不得泒入文王　公劉集註后稷曾孫孟

子考証謂公劉去后稷世遠不可謂曾孫 按 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政衰去稷不務犇戎狄之閒不窋子鞠鞠子公劉是朱註固本史記也韋昭以夏后政衰指太康失國言鄭康成謂與太康並世如此則以爲稷曾孫世次亦相近而漢書婁敬謂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至公劉辟桀遷邠此與通鑑前編繫遷豳于桀在位二十二年者合如此則是以凡遠孫爲曾孫如小雅信南山諸章稱曾孫例註亦不誤　太王據通鑑載商小乙二十六祀豳古公亶父遷岐號周祖甲二十八祀古公卒 按 自小乙二十六祀後又歷三祀及武丁五十九祀祖庚七祀至祖甲二十八祀其閒共九十七祀而古公尚有未

遷以前年歲其壽毋乃過長若竹書載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則與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避于岐下之說合

王臣章

此章言四境不治是王不行仁政而不能保民也此章以前是引導語氣此下四章是指斥語氣

故國章

此章是用人之道在以民之好惡爲用舍齊王不能進賢何以爲民父母耶此亦不能保民之驗至世臣之說焦竑筆乘謂唐虞用人只在世族武王雖惡紂世官而亦未能改所以後來如

魯衛宋鄭皆其子孫蟠據孟子之識殆猶甚官之見也 按此豈以戰國遊士不可恃故爲此論歟

桀紂章

此章盡借桀紂以諷王也不行仁政便殘賊民而何能免於一夫之誅哉

巨室章

此章則直謂王之舍已爾至此而君臣落莫宜孟子之有歸志也又此言壯行可見孟子在齊雖云齒一猶未極老耄焉

伐燕二章

此章總繫伐燕自是孟子將去齊而齊事遂終於此至此爲宜

王事是孟子所親見不必以荀卿史記訛作湣王之說反疑孟子也况國策載蘇代備子等語皆屬宣王可與孟子相証惟與史記年表宣王卒年不相合通鑑故移下十年以就之朱子或問雖以通鑑考異未註其說爲疑序說中亦備著其同異而謂未知孰是然綱目要以宣王之卒在赧王元年集註亦以伐燕繫之宣王此亦無庸致疑者矣閻氏欲移燕噲之事於宣王十九年前謂與其伸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四書考異謂同一遷就似不必更多此舉　附宣王先有伐燕取十城事盡顯王三十四年蘇秦揣摩過燕以合從說六國至三十六年定約投書于秦所云秦不窺函谷關十五年者是游

士夸談實則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而從散約解矣齊帥乘燕易王初立伐燕取十城蘇秦乃至齊稱燕爲秦少婿是與秦爲仇休齊而詐取十城歸燕也黃氏日抄以梁惠王篇所載爲宣王取十城事故直稱宣王公孫丑篇所載爲湣王殺燕噲子之事以湣王倘在未有謚故但稱王也究之僅取十城何云倍地且易王自在何必謀置君耶則此實爲殺燕噲事若以下篇爲不稱謚則莊暴章無宣字豈得謂亦屬湣王耶蓋兩篇所載本一事惟此篇是爲齊王言下篇是爲齊臣言兩篇各以類敘固當分見並非兩事也　諸侯多謀考　按國策齊破燕趙欲存之則趙武靈用樂毅計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謂趙得河北

齊得河東盡名以彊齊實欲天下憎齊而破齊而楚魏乃使淖滑惠施請伐齊也又趙系家載武靈閒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索隱謂是遂立而送之事竟不就 按 此說疑武斷安知公子職不即立爲燕王也梁玉繩史記志疑謂職立二年卒後乃立昭王宼確不然燕豈得二年無君哉年表失註後昭王立至二十七年樂毅始約趙啗秦結韓與魏以報齊仇也時楚不與故齊破後乃使淖齒救齊

霓註虹也虹見則止與崇朝其雨之說不合 按 爾雅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禮記月令虹始見節

御案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大

旱之望雲霓遵此則霓非即是虹而於望霓之解方晰

鄒與章

此章孟子與穆公問答在去齊歸鄒時則赧王元年而魯亦平公元年也　鄒考鄒本邾國左傳邾請救於吳史記吳爲騶伐魯此均在哀公時邾未改鄒也則史記誤索隱曰魯穆公改邾爲鄒劉薈鄒山記亦有鄒即繹山魯穆改鄒之說顧鄒何以由魯改豈自邾朝魯魯入邾邾衆保於繹而後邾久不振至魯穆公時不翦滅邾而覆翼邾因改爲鄒耶其後相延鄒尚能國而以分隸言之則云鄒以統屬言之則亦可言魯且保有鳧繹繹本魯地故孟子鄒人而云葬於魯也然雖魯而實是鄒今孟母

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至孟子責穆公殘慢而劉向新序載其食鳧雁以秕易粟謂粟在民與在倉何異及賈誼新書載其親民如子及卒百姓如喪慈父事此豈聞孟子仁政之言而改轍歟又鄒滅考史記楚射者有見鳥六雙之說其言以秦魏燕趙爲騏雁齊魯韓衛爲青首鄒費郯邳爲羅鸗此事在頃襄王十八年而赧王三十四年也可見是時尙有鄒至宋則已滅故言大宋方與二郡則鄒之滅在滕薛宋後而孟子固得終老於鄒也趙氏謂鄒爲魯併又云楚併要之自此至春申滅魯時已不過二十餘年

滕文公三章

此三章聯敘皆孟子親與文公語者第三篇問爲國章註文公以禮聘故孟子至滕二語可移于此至其至滕以敘次游歷斷之自當如金仁山謂爲在去齊歸鄒二年如宋之後若四書考異謂自顯王三十六七年至愼靚之初此十餘年須爲適宋適滕之日又謂滕之滅在愼靚三年去齊時已無所謂滕者恐未必然　按宋王偃以愼靚三年稱王如孟子以顯王年間適宋則不得預稱宋王矣故適宋自當在赧王時至之宋在之齊後則陳臻章前日今日云云可証其之滕在之宋後則昔者與吾言於宋句可証又孟子之齊旣如張氏謂在愼靚二年而孟子在齊且有出弔於滕事則滕豈得謂以愼靚三年滅哉杜氏佑志

齊滅滕之說非可據若竹書以爲越滅則在威烈王時孟子未生以前事更不必論又孟子以赧王元年去齊二年在宋而世子來見又聞滕定公薨喪而後孟子至滕則當在赧王三四年或五六年薛應旂人物考云滕文公見孟子欲行井田之法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據史記赧王二十五年滕爲宋王偃所滅如其說則以爲見孟子在赧王四年而孟子時當六十二歲也

滕文公考趙註據世本滕有考公麋元公宏而謂似避諱改考公爲定公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 按左傳滕先有文公知此乃不疑上同祖諡 近齊楚蓋滕逼近齊楚之正北齊之西南是時楚爲懷王齊爲湣王故孟子得以君如彼何哉斥之

築薛章

此章語意似無所以策滕者然其書爲書必王且言創業垂統孟子不猶以井田學校望文公哉不然舍國計民生有何統業且從何處爲善耶　薛夏車正奚仲國至商仲虺爲湯左相春秋列國興廢說孔穎達謂小國無紀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容齋隨筆謂薛自奚仲受封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爲宋王偃所滅此似誤國策但言偃伐薛不言滅且是田氏之薛而薛更以赧王三十六年齊魏滅之也至奚仲之薛當久爲齊滅宣王因以之封田嬰矣史記年表國策竹書並載之年表作湣王三年今移作宣王二十二年國策註宣王二十年竹書以屬威王然在梁惠改元十三年則宣王二十一年今薛城中

有靖郭君墓後田文亦代立於薛通鑑載薛公田嬰卒子封孟嘗君此載之顯王四十八年則與封嬰同時矣疑似預言之而嗣立尚當在其後・至史記載孟嘗君入秦用鷄鳴狗盜出關此在赧王十六年其前則在薛招致食客時也孟子以赧王四五年至滕在之宋薛後薛已爲孟嘗君之薛城薛之役國策靖郭君欲城薛以客有海大魚之諫而輟城薛矣至此時築城則自爲孟嘗君也薛故城在滕東南四十里又孟子與孟嘗君相際若平原君以赧王十七年封信陵君以赧王三十八年封春申君以赧王五十二年封前後不相及在孟子時預稱四君誤　孟子初至滕言子力行之註謂未踰年稱子至此兩稱君豈在滕有踰年之久哉

平公章

此章孟子至魯在適滕之後薛氏人物考載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爲政六年孟子過魯季氏本謂在赧王四年此俱推測然要約畧近之史記年表平公元年是赧王元年卒以赧王十九年惟表載平公四年秦惠文王薨平公十九年楚懷王死與魯世家平公十二年秦惠文王薨文侯七年楚懷王死不符而秦惠文王薨實在赧王四年楚懷王死實在赧王十九年則平公自當以元丁未終乙丑爲定若徐廣引皇甫謐謂元乙巳終甲子之說不必泥 按此則平公之立在齊宣卒年其廣文選載平公與宣王會鳧繹山下者是附會之說齊宣豈逮與魯平會且戰

國時嶧山更屬鄒地也又平公亦以赧王十九年卒而孟子已
書其謚可見孟子之卒在平公卒後　前喪似孟子身親之事
且前以士則當在孟子中年人物考作孟子三歲喪父謂本列
女傳然考宋王回所校劉向列女傳所載孟母事蹟並無此文
則直是謬也王復禮四書補註謂若三歲喪父則豐嗇非所自
主倉何得言之平公安得信之樂正子安得不辨之則俗傳洵
非可據至孟子四考以士及三鼎謂爲仕鄒則亦臆測　按儀禮
士冠士昏士相見等禮而
御案於士相見篇以天子之士侯國之士及王制秀士俊士選士
造士通謂之士其贄不異則其禮從同云云是士固兼未仕之

士言又三鼎固士喪殯葬用之而婚禮共牢亦三鼎婚有攝盛之義則必未仕之士得用三鼎而因以濫觴於喪祭焉安見孟子不以未仕之士而三鼎也此說存參　孟子父母譜載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而薛應旂通鑑於元延祐三年載封孟子父激公宜爲邾國公母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則史已遵譜又宋祁集韻於仉字註載孟母仉氏可見此說自唐宋以來沿之不爲無據

男　皋敘皋校字